開放文學 -- 神鬼仙俠 -- 善惡圖全傳第二十九回 員小溪設計進寶 開程莊搶虜蘭英

詞曰: 歸來重整舊生涯,瀟灑柴桑處士家。茅屋不在高和大。愛清閒,那在奢華。

紙糊窗白木榻栽,幾支得意花,掛一單條畫。悶來時,自燒香,命童子烹茶。右調一剪梅

話說李雷見三天後不見程府送日月錢來,差人趕出西關,往程府要寶。家人來到程莊下馬,將身站定,說道:「有哪一位老哥在?煩通報一聲,我們是城內李大老爺府上差來要日月錢的。」莊漢聞聽,慌忙進內報知程公。太爺聞報吃了一驚:我的傳家至寶,何能送與惡人?若不與他,又要起干戈。太爺正在兩難,正好員小溪進來,太爺將此事說之。員小溪哈哈大笑道:「太爺不用心焦,門下有一主見,保管妥帖。」太爺道:「好老員呀!快快說來。」小溪道:「說與來人,叫他回去,日月錢明日送來。」太爺道:「我的傳家之寶,何能送與惡人?」員小溪道:「太爺不知,打發來人去,自有道理。」程公無奈,吩咐莊漢出外說道:「太爺吩咐爺,們請回拜上姑老爺,明日一准送來,決不有誤。」家人答應,上馬進城回信不提。

單言莊漢進內回主人的信,說:「來人去了。」程公忙問小溪有何計策。小溪道:「太爺著人去叫兩個匠人前來,照日月錢樣式製造一個假的送去。」程公道:「老員呀!李大麻子豈是省油的燈?這件寶貝放在屋中日月光明,假的何能放光?那時識破,何能干休?一事被他識破,連假小姐之事都要翻案。那時挑動干戈,如何是好!」員小溪道:「太爺,門下還有交待。明日假錢著人送去,他定要試看。見不放光,定疑心。那時哄他,就說別處何能明亮,定要起一座日月樓才得放光。他定依允。起非一日兩日成功,定有個月之期。這裡太爺寫起一封書信,著人星夜趕奔京都,請令郎大人火速回家。他的樓起成了,假錢何能如真寶,定然動起干戈!令郎也回來了,兩下相遇,定有惡鬥,可以將他治死。豈不是除了萬人之害?」程公聞言大喜,即刻差人去找了兩個精工細匠來家,照錢樣式打就一錢,用黃錢包裹,再用紫檀盒兒盛了。打發匠人去後,太爺叫聲:「老員呀!此事別人去不得,定要煩你前去走一遭,隨機應變,可以答對。如若無事,小心回家,定然報答。」員小溪答應「願往」。至晚就在書房安歇。當晚程公燈下修書,上寫的是:家中被李雷躲兩觀畫求親,強要日月錢,如此如此,細寫了一遍,後邊叫他作速回家要緊。寫完封好,收拾安息,一夜無詞。次日天明,差了一個得力家人,名叫程興,付了盤川,交明書信,吩咐道:「一定不分晝夜趕到京中。大人回來,定有重賞。」程興答應,領了書信銀兩,打了個小小的包裹,出莊星夜趕奔京都。在路行程按一按,再言員小溪衣履不週,程公取出一身衣服靴帽穿將起來,叫聲:「太爺,門下步行不成體面,太爺把轎子借與我坐一坐,不知肯否?」太爺吩咐打轎。差幾名莊漢跟隨,將盒子交與小溪捧好,別了太爺,出來上轎,一路無詞。進了城中,來到李府。

且說李雷在南書房,正然與邵青談論此話,說此刻還不見送來,再等一刻不來,定打上他的莊子!正說之間,家人進來回稟「程太爺差員相公送寶來了,現在門首,請大老爺示下。」李雷聞言大喜,叫聲:「老邵呀!你的伴來了,快去迎接!」邵青奉命出來迎接,員小溪下轎進來,兩下打恭。邵青說:「員兄好早呀!」員小溪連忙說:「邵先生,小弟今見大老爺,凡事要照應,望周全一二。」邵青道:「這個在我,請呀!」來至大廳見了李雷,連忙跪下叫道:「大老爺在上,員小溪請大老爺的金安,特來獻寶。」說罷將盒子呈上。李雷接過,叫聲:」老員請起。」說罷開盒取出來,打開袱子將錢一看,問道:「老邵呀!你看這錢並不放光,是何緣故?」員小溪連忙回道:「此寶離了本位,換了地方,暫時不能復明。要過三日後,方得如舊。」李雷聞言也信了,登時收起,吩咐張三到帳房取六兩銀子賞與轎夫,並跟來的莊漢,著他們回去。把員相公留在府中。張三答應而去,轎夫莊漢領賞回莊報信不提。

且說員小溪在李府過了三日,李雷取出錢來,依舊不明。李雷大怒,問員小溪是何緣故,回道:「此錢非等閒之物,何能亂自放光?必須也要起造一座日月樓,將它放上,方能放出日月光華。」李雷道:「既有此事,何不早說!又遲了三天。」回頭叫聲:「老邵呀!起造這日月樓,要多少銀子?」回道:「要五千兩銀子。」李雷道:「就是五千兩,限十日成功。」員小溪道:「大老爺如此速辦,依舊不明。」李雷問道:「是何緣故?」回道:「起造此樓,必須一月成功,接朔望晦弦之數,那時方得顯寶。」李雷聞聽,只得應允,將寶貝收起,發出銀兩,邵青同員小溪監工,起造日月樓。

且按一按,再講程興奉了主人之命進京投書,在路行程不得耽擱。那日趕進都中,到了衙門,有人引進,見大人呈上書信。程 春實拆開一看,不由得怒從心上起,惡向膽邊生,大罵一聲「李雷惡賊!你欺侮別人還是由可,敢來欺我,太歲頭上動土麼!我程 春實這一回家,若不殺得你雞犬不留,也不為好漢!」登時表申奏朝廷:臣在外多年,一則回家祭祖,二則省視雙親。天子准奏, 限卿三個月來朝復職。春實謝恩辭駕,別了在朝同僚,也不擇期,即日起程。頭站差了得力家將程絳,這位爺強不及大人的本事, 卻也隨大人出過征,上陣衝過鋒打過仗的,一路趕奔溧水而來。這且慢表,再講李雷等候起造日月樓,十分著急。光陰似箭,這日 月樓成告竣,李雷帶領邵青員小溪上樓,將日月錢安放起來,並不見光華。便問員小溪:「都事俱依你,尚無光華,是何緣故?」 員小溪只知設計哄李雷,就未想到識破之時,怎得出此是非之門?此時見問,一時無言回答。李雷見不回答,大怒,吩咐將他推下 水牢。邵青止住道:「大老爺且晚片刻。審問真假,再行定奪。」員小溪喊道:「大老爺,此錢是假的,照真錢做的,前來哄大老 爺的。誰知道難瞞大爺法眼,望大老爺開恩,恕小人性命,回去把真的與太爺要來送上!」李雷罵道:「你這該死的狗頭!擅敢前 事欺哄我大老爺,還想要命麼?人來,快與我推下火牢。」「哎呀!大老爺,小人還有下情,望乞要命,好稟大老爺知道。」李雷 道:「你且訴來。」員小溪道:「前月招的小姐也是假的,乃是家中月桂丫環裝作來嫁的。」李雷聞聽,只氣得三屍神暴燥,七竅 内生煙,大叫一聲:「氣殺我也!」隨即吩咐將員小溪送入土牢,事平之後再為發落。一直趕到後邊,將月桂頭一把抓住,罵了聲 「賤人!你不是小姐,敢冒名前來,好好直說!」月桂無奈,就將代嫁情由細訴一遍。李雷吩咐將他也送下土牢而去。李雷出來, 吩咐擺酒前廳,著人去請沖天賊摩雲老師羅定仇雙王炳王洪並四樓教習,傳齊飲酒,將此事說明。又說明日清晨,大家趕奔程莊搶 了小姐,奪了日月錢,殺他個雞犬不留,方泄我恨!大眾齊聲答應。飲酒中間,來了一個惡鬼,乃是個女身,身穿大紅,披頭散 髮,舌拖九寸多長。看看走至席前,李雷吃了一驚,叫聲:「衝哥快去拿了這個惡鬼!」沖天賊步子一起,竄出桌外。那鬼撤身就 走。沖天賊隨後追去,趕至花園忽然不見,只得回廳說「沒相干!」坐下又飲酒。大家飲至三更方散。各自回歸臥處安寢。

單講沖天賊回至東書院,走進天井,只見無數的怨鬼前來索命。長的矮的胖的瘦的,有沒頭的,有的頭拎在手中的,女的男的,團團圍住沖天賊。此乃是沖天賊當年做江洋大盜時殺人死數,今日惡運將終,故此都來索命。沖天賊大叫一聲,舉手就打。一直打進房內,一應傢伙打得粉碎,鬧到四更交過時,陽氣升了,眾鬼方退。沖天賊毛髮皆炸,渾身是汗,進房安歇。直至次日未醒。先講李雷,天明起來傳齊眾人,大廳擺下酒飯,不見沖天賊到來。李雷問道:「老邵呀!你可曾看見衝哥?」回道:「沒有看見。」有家人回道:「衝爺尚未起來。」吩咐快去請來。家人答應,趕至東書院,只見房門大開,屋中傢伙打壞,不知何故。連忙喊了數聲,不見答應。走近跟前用手推了幾下,方才醒來。叫聲:「衝爺,大老爺並眾人都用過酒飯,只等衝爺,就要動身了。」沖天賊開二目,吃了一驚,慌忙爬起,穿好衣服,趕至大廳,見了李雷。叫聲:「恩爹,孩兒昨夜撲了風,早間出汗,故此遲了。」李雷吩咐快用酒飯。沖天賊即刻肉攘一飽,猛然想起一物,趕到自己房中取出。是只金剛鐲,拿來套在腕上,出來與眾人跟隨李雷,一齊出了府門。大家上馬,一路出城。走至半路,程莊上有些佃戶,背著扁擔,也有挑著東西的,一見李雷殺到他莊上,連忙抄小路轉到後莊門進去,一直喊到裡面,見了程公說:「太爺不好了,李大麻殺得來了,快快躲避!」程公大吃一驚,暗想春實孩兒也該回來了!此時沒法,只得先把小姐改裝,躲在後莊毛佃戶家去。將日月錢藏過一邊,老夫妻躲在一處,隨後眾家人皆躲得乾乾淨淨。

且說李雷帶領眾人來到莊上,一齊下了牲口,罵進莊門。來到廳上坐下,並不見一個人。李雷吩咐沖天賊進去把小姐搶來,連

日月錢一並帶出來。沖天賊答應,進去到了內室,並無一人。前前後後找尋,無一個人影。找到上房,見一個米桶內伸出一個頭來,沖天賊走近榻邊,一把抓住頭髮拎將出來,一看卻是個小丫環,嚇得渾身發抖,遍體篩糠,喊道:「爺爺呀!饒命吧!」沖天賊問道:「你要命,好好說你家小姐藏在何處?日月錢收在哪裡?」丫環叫道:「爺爺呀!小姐躲在後莊毛佃戶家!他家是金裹銀的房子,下邊是瓦,上邊蓋的是草。」衝爺說:「是了。錢在哪裡?」「錢在上房石板底下。」沖天賊說:「拿來。」丫環走到天井中,有塊石板,揭起來一摸,摸起錢來。沖天賊得了日月錢,將丫環丟下出來,到廳上將錢交與李雷。叫聲:「恩爹,如今小姐不在莊上,在後莊毛佃戶家躲避。恩爹一同前去搶來。」李雷聽說,將寶貝揣入懷中,領眾人出莊走小路,繞到後莊。沖天賊當先來到莊門,大喝一聲:「呔!你們這些蠢牛聽著,俺乃是鐵頭太歲衝爺在此,快快把程小姐送出,萬事幹休。若有半字不肯,叫你一家遭瘟!」

且說毛家父子五個,聽得喊叫,不知好歹,手執鐮刀鍋蓋叉扒笤帚,跑出來欲想抵擋。見來得凶勇,嚇得一個個屁滾尿流,回身躲進房中,渾身發抖。當下沖天賊走進莊門,四下找尋,並無蹤跡。找到後面,見一間空房關著,推開門扇,只見小姐坐在房中。說道:「你會躲藏?我也會找!」一手扶了小姐出來,帶來的轎子將小姐捺入轎內,吩咐抬起。李雷大喜,人寶皆得,十分暢意。率領眾人策馬揚鞭,保定轎子直奔大路,回轉溧水。不知後事如何,且聽下文分解。